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禮記大全卷六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孫家賢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陳墉

謄録監生臣方汝觀

禮記大全卷六

明 胡廣等 撰

月令第六

呂不韋集諸儒著十二月紀名曰呂氏春秋篇首皆有月令言十二月政令所行也月用夏正令則雜舉三代及秦事禮家記事者抄合為此篇

馬氏曰歴象日月星辰以授人時自堯以來未之有改也舜齊七政周用五紀其究一也

蓋日月星辰之往來不窮或離或合或贏或縮進退相代終始相循者天以是而命萬物而人奉之以為令者亦因是也方周之時以馮相氏會天位保章氏辨地域又以太史正歲年而頒官府都鄙以序事頒邦國以告朔其為象法則使萬民觀之於正月之吉又使官師其屬而觀之於正歲且法則使狗馬而夏之政典先時與不及時者其罪至於殺蓋欲百官萬民謹其令而順承之也月令之為書亦祖先王之餘而後儒傅會增益以成之也

孟春之月日在營室昏參中旦尾中

孟春夏正建寅之月也營室在亥娵訾之次也昏時參星在南方之中旦則尾星在南方之中。疏曰月

今昏明中星皆大略而言不與歴同但一月之内有中者即得載之二十八宿星體有廣狹相去有逺近或月節月中之日昏明之時前星已過於午後星未至正南又星有明暗見有早晚所以昏明之星不可正依歴法但舉大略耳嚴陵方氏曰日在營室者日月會於營室之辰也會在營室以知月之建寅會在於胃以知月之建卯故日月所會謂之辰者以此每一歳而十二會焉日與月會而此獨稱日者蓋陽以成歳為事而陰特從之故以日為主與書言出日納日而不及月同意二十八宿分布於四方晝夜運而歳一周焉季冬之月言星迴於天是也故每月之内或見乎昏而中者或見乎旦

而中者昏參中旦尾中則知月之建寅也推此則餘月亦可知也中謂中於南方也先昏而後旦者順陰陽之義也書於春言星鳥夏言星火秋言星虛冬言星昴乃與此不同何也蓋書言分至之所中者此言昏旦之所中者彼以時為主此以月為主故詳略不同然其見於南方則一也

其日甲乙

春於四時屬木日之所繫十干循環獨言甲乙者木之屬也四時皆然 馬氏曰甲丙戊庚壬陽也乙丁己辛癸陰也蓋一陰一陽每相為用者也十日分麗於五行用事者王故甲乙用事於春為木王也丙丁用事於夏為火王也戊己用事於中央為土王也庚辛用事於秋為金王也壬癸用事於冬為水王也此王則彼謁矣故曰五行之用迭相謁

也

其帝大皥其神句芒

太皥伏羲木德之君句芒少皥氏之子曰重木官之臣聖神繼天立極生有功德於民故後王於春祀之四時之帝與神皆此義

馬氏曰太皥以木德王而句芒者木正重也故祀以主春炎帝以火德王而祝融者火正黎也故祀以主夏黄帝以土德王而后土者土正句龍也故祀以主中央少皥以金德王而蓐收者金正該也故祀以主秋高陽以水德王而玄冥者水正熙也故祀以主冬蓋天地以五行成萬物必有以尸之則生而有功德於民者没而祀之以主時事不亦宜乎

其蟲鱗其音角律中太蔟其數八其味酸其臭羶其祀户祭先脾

鱗蟲木之屬五聲角為木單出曰聲雜比曰音調樂於春以角為主也律者候氣之管以銅為之或云竹為之中猶應也太蔟寅律長八寸陰陽之氣距地面各有淺深故律之長短如其數律管入地以葭灰實其端其月氣至則灰飛而管通是氣之應也天三生木地八成之其數八成數也通於鼻者謂之臭臭即

氣也在口者謂之味酸羶皆木之屬戶者人所出入司之有神此神是陽氣在戶之内春陽氣出故祀之祭先脾者木克土也○蔡邕獨斷曰戶春爲少陽其氣始出生養祀之於戶祀戶之禮南面設主於門内之西

馬氏曰蒼龍木屬也其類爲鱗故春則其蟲鱗朱鳥火屬也其類爲羽故夏則其蟲羽人土屬也其類爲倮故中央則其蟲倮白虎金屬也其類爲毛故秋則其蟲毛玄武水屬也其類爲介故冬則其蟲介又曰味生於形臭生於氣故形成而後有味氣化而後有臭春以陽中生木木之成形而曲直曲直作酸故其味酸物以木化則其氣爲羶故其臭羶秋以陰中生金金之成形而從革從革作辛故其味辛

物以金化則其氣為腥故其臭腥夏以陽極生火火之成形而炎上炎上作苦故其味苦物以火化則其氣為焦故其臭焦冬以陰極生水水之成形而潤下潤下作鹹故其味鹹物以水化則其氣為朽故其臭朽中央以陰陽之中氣生土土之成形而可以稼穡稼穡作甘故其味甘物以土化則其氣為香故其臭香土主四時而分王焉故五味也而皆以甘為主五臭也而皆以香為主則沖氣之為用如此而已○長樂陳氏曰律起於黃鍾終於仲吕其長短有度其多寡有數其輕重有權而萬法之原畢會於是幽有以辨天地四時之理深有以通神祇祖考之情施之於教治足以齊風俗而立民信用之於戰伐足以審勝負而詔吉凶則律之為用豈不大哉夫黃鍾者建子之律也黃之為色則陰之盛鍾之為器則陰之聚陰盛而極則陽生之矣陰盛而止則陽散之矣由陰終於亥而陽乃始於子也故曰黃鍾太族者建寅之律也

入乎坎者必出乎震否於否者必泰乎泰寅之氣方接乎震泰而奏出滞焉故曰太蔟姑洗者建辰之律也物至辰則潔齊其潔齊也非實體也且然而已故謂之姑洗蕤賓者建午之律也陽至午則向衰也草木蕤矣陰用事而陽為賓焉故謂之蕤賓夷則者建申之律也人至申而夷物至申而有成則故謂之夷則無射者建戌之律也陰至戌而盛陽至戌而不厭故謂之無射此陽之律也陽道體變以始物故每律異名陰道體常以效法故止於三鍾三呂而已大呂者建丑之律也是為陰律之始則陰之所以配陽而行者於是為大故曰大呂夾鍾者建卯之律也陽生於子終於午則卯為陽之中矣以其位於中而止焉故曰夾鍾仲呂者建巳之律也四時之序猶伯仲焉春為伯夏為仲方是時夏之氣始行焉故曰仲呂林鍾者建未之律也萬物之繁茂止於此矣故曰林鍾南呂者建酉之律也酉正西也氣至南而化行於西

而成西所以成南而行爾故曰南吕應鍾者建亥之律也始事者陽效法者隂陽始而倡之隂成而應之隂陽之道如是而止矣故曰應鍾周官大師掌六律六吕以合隂陽之聲陽聲始之以黄鍾則順而序之以生之序進之也隂聲始之以大吕則逆而序之以成之序退之也夾鍾亦謂之圜鍾者以春主規言之也林鍾亦謂之函鍾者以坤含洪言之也中吕亦謂之小吕者對大吕為小故也南吕亦謂之南事者以成南為事故也别而言之則律言其用吕言其體故陽六為律隂六為吕合而言之皆所以述氣而已故通謂之十二律焉○嚴陵方氏曰户奇而在内陽自内出之象也春生為陽出之時故其祀户門耦而在外陰自外入之象也秋收為陰入之時故其祀門竈者物之所以化而夏之時則陽已極而陰於是化也故其祀竈行者人之所以往而冬之時則陽來復而陰於是往也故其祀行中霤盖中室也以居中而奠

四隅故中央則其祀中霤五祀皆有功於人者也故立祀以報之而報之之時又各從其類焉於戶曰祀於脾曰祭何也葢戶者所祀之神脾者所祭之物脾土藏也五祀之祭必有牲也特各以其藏為之先爾故每以先言之

東風解凍蟄蟲始振魚上冰獺祭魚鴻鴈來

此記寅月之候振動也來自南而北也嚴陵方氏曰夫凍結於重陰堅栗之時東風葢發散之氣也東風既解凍則物之藏於竅者咸起而振游於深者咸躍而上矣故繼之以蟄蟲始振魚上冰也

天子居青陽左个

青陽左个註云太寢東堂北偏也疏云是明堂北偏
而云太寢者明堂與太廟太寢制同北偏者近北也
四面旁室謂之个○朱子曰論明堂之制者非一竊
意當有九室如井田之制東之中為青陽太廟東之
南為青陽右个東之北為青陽左个南之中為明堂
太廟南之東即東之南為明堂左个南之西即西之
南為明堂右个西之中為總章太廟西之南即南之
西為總章左个西之北即北之西為總章右个北之

中為玄堂大廟北之東即東之北為玄堂右个北之西即西之北為玄堂左个中為太廟太室凡四方之太廟異方所其左右个則青陽左个即玄堂之右个青陽右个即明堂之左个明堂右个即總章之左个總章之右个乃玄堂之左个也但隨其時之方位開門耳太廟太室則每季十八日天子居正歟古人制事多用井田遺意此恐然也

乘鸞路駕倉龍載青旂衣青衣服倉玉食麥與羊其器

疏以達

鸞路有虞氏之車有鸞鈴也春言鸞則夏秋冬皆鸞也夏云朱冬云玄則春青秋白可知倉與蒼同馬八尺以上為龍服玉冠冕之飾及佩也麥以金王而生火王而死當屬金而鄭云屬木兌為羊當屬金而鄭云火畜皆不可曉疏云鄭本五行傳言之然陰陽多塗不可一定故今於四時所食及彘嘗麥雛嘗黍之類皆略之以俟知者疏以達者春物將貫土而出故

器之刻鏤者使文理麄疏直而通達也

嚴陵方氏曰青陽者少陽之稱也春為少陽故所居之堂名之然其堂也中有太廟左右个處其兩傍故孟月居左季月居右仲月居中各從其類焉謂之太廟則以其大饗於此故也謂之左个則以介於左故也謂之右个則以介於右故也推此則秋與冬夏亦若是而已總章者陰成之稱也赤白為章者文之成秋成之時其章總矣故所居之堂其名以此明者南之方玄者北之色或言方或言色互相備也春從木色而有青有蒼冬從水色而有黑有玄夏從火色而有朱有赤以其色之不一故衣服所用則互相足焉至於西方則純以白中央則純以黃者以其無餘色故也春主發散故其器疏以達蓋疏則散達則發故也夏主長大故其器高以粗蓋高則長粗則大故也秋主刻制故其器廉以深蓋廉則制深則刻故也冬主受藏故其器閎以奄蓋

閡則受奄則藏故也中央土其器圜以閡者圜若物由是以周旋閡若物由是以出入萬物周旋於土者也故中央之器所象如此

是月也以立春先立春三日太史謁之天子曰某日立春盛德在木天子乃齋立春之日天子親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以迎春於東郊還反賞公卿大夫於朝命相布德和令行慶施惠下及兆民慶賜遂行毋有不當

謁告也春為生天地生育之盛德在於木位也迎春東郊祭太皥句芒也後倣此推之。疏曰節氣有早

晚是月者謂是月之氣不謂是月之日也

嚴陵方氏曰四立之日則其氣至矣故天子親帥其臣以迎之於郊焉所以導其氣之至也春主寅卯辰其位居東故迎之於東郊夏主巳午未其位居南故迎之於南郊秋主申酉戌其位居西故迎之於西郊冬主亥子丑其位居北故迎之於北郊五行之氣獨不迎土者以其居中非自外至也唯其自外至故迎之者每於郊焉古者於寒曰迎以客陰故也於暑曰逆以主陽故也此則四時皆謂之迎者蓋別而言之雖有陰陽客主之辨合而言之則氣皆自外至主之在我而已故通謂之迎焉所謂還反何也還言還之自郊反言反之於朝主彼言故曰還主此言故曰反也古者賞以春夏刑以秋冬此則四時皆賞何也蓋春夏非不刑也特順陽義故以賞為主爾秋冬非不賞也特順陰義故以刑為主爾此則喜其氣之至故皆行賞以飾其喜焉

又曰德令慶惠出乎君然欲布和行施以下及也則必有以相之者焉故特言命相也德貴乎宣利故曰布令貴乎無乖故曰和慶則必致用故曰行惠則必有與故曰施慶賜者行慶而賜之也慶主禮賜主物前言行慶則禮而已此言慶賜又及於物故也遂行言行之而無壅也毋有不當則又惡夫妄與以傷費焉此與孟夏皆言慶賜遂行而秋冬則不言者賜以春夏為主故也於春則繼之以毋有不當於夏則繼之以無不欣說者蓋慶賜所以飾喜必能毋有不當然後人無不欣說焉亦互相備而已

乃命太史守典奉法司天日月星辰之行宿離不貸毋失經紀以初為常

宿猶止也離猶行也言占候躔次不可差貸貸與忒

同經紀者天文進退遲速之度數也初者歷家推步之舊法以此為占候之常也

嚴陵方氏曰月令天所命也主者則繼天以行其事而已故言乃馬若後言乃擇元日乃修祭典之類周官太史之職掌建邦之六典以逆邦國之治掌八法以逆官府之治即此所謂守典奉法也又言正歲年以序事頒之於官府都鄙即此所謂司天日月星辰之行也在人之六典八法在天之日月星辰莫不存乎書故以是命之於太史焉大而有常者之謂典故曰守詳而有變者之謂法故曰奉日月星辰之行皆麗乎天之大數數之妙理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非聖人不能與於此也若夫有司之事特司其末而已故以司言之日者循星以進退者也月皆應日以死生者也星者日所舍辰者星所次以其得陽之精故謂之星以其所次有時故謂之辰也日月星辰

即堯典所言曆象洪範所言五紀是矣宿言宿之於此離言離之於彼日月星辰之行或宿或離有定數

馬太史司之不可貸而已貸則司天者之過矣

是月也天子乃以元日祈穀于上帝乃擇元辰天子親載耒耜措之于參保介之御間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躬耕帝籍天子三推三公五推卿諸侯九推反執爵於大寢三公九卿諸侯大夫皆御命曰勞酒

元日上辛也郊祭天而配以后稷為祈穀也元辰郊後吉日也日以干言辰以支言互文也參參乘之人

也保介衣甲也以勇士為車右而衣甲御者御車之人也車右及御人皆是參乘天子在左御者居中車右在右以三人故曰參也置此耕器於參乘保介及御者之間天子籍田千畝收其穀為祭祀之粢盛故曰帝籍九推之後庶人終之反而行燕禮羣臣皆侍士賤不與耕故亦不與勞酒之賜也

嚴陵方氏曰帝籍蓋籍田也以其共上帝之粢盛故曰帝以其借民力而終之故曰籍夫以千畝之籍自天子至於諸侯其耕止於三推五推九推則其借民力而終之可知推者執耒而進之也或以三或以五或以九者以貴賤為遞勞之差

等也

是月也天氣下降地氣上騰天地和同草木萌動王命布農事命田舍東郊皆修封疆審端徑術善相丘陵阪險原隰土地所宜五穀所殖以教道民必躬親之田事既飭先定準直農乃不惑

田田畯也舍居也天子命田畯居東郊以督耕者皆使修理其封疆謂井田之限域也步道曰徑術與遂同田之溝洫也審而端之使無迂壅封疆有界限徑

術有濶狹土地有高下五種有宜否皆須田畯躬親

教飭之以定其準直則農民無所疑惑也臨川吳氏曰天在上

而其氣降下地在下而其氣騰上是天地之氣兩相和同交而為泰和同謂不乖異也故草木萌生發動於其時○嚴陵方氏曰上言可耕之候故此命布農事蓋農事布於春而斂於秋也命田舍東郊所以順時氣而居且帥民以東作故也度上而積之謂之封界畫以守之謂之疆封疆古所有也特以久則不能無壞爾故曰修每歲孟春必修封疆審端徑術者所以防終歲交爭之患也人以其高則謂之丘平而可陵則謂之陵阪而不平者為阪水之所行者為險廣而平者為原下而濕者為隰地有岸谷之變川流之徙非時而修之則不足以盡其利故丘陵阪險原隰不可以不相之也周官司空時地利者如是而已土

地所宜者所宜之物也若山林之宜皁川澤之宜橐之類是矣五穀所殖者所殖之土也若黍之利高燥稌之利下濕之類是矣既曰土又曰地者蓋土則地之體地則土之名故周官大司徒言五地而又言十有二土者以此土地之所宜五穀之所殖以民之愚固不必知之也則必有以教道之者焉蓋教之使能其事道之使達其理雖有以教道之然弗躬弗親則民莫之信矣故又言必躬親之田事既飭者言皆力田而各有脩治也田事之所以既飭者良由先定準直農乃不惑之所致而已前曰農事而後曰田事又何也蓋農田一也以人言之曰農以地言之曰田人事興於前然後地事成於後故先言布農事後言田事既飭以其序也

是月也命樂正入學習舞

教學者以習舞之事

乃脩祭典命祀山林川澤犧牲毋用牝

不欲傷其生育

禁止伐木

以盛德在木也

毋覆巢毋殺孩蟲胎夭飛鳥毋麛毋卵毋聚大衆毋置城郭掩骼埋胔

孩蟲蟲之稚者胎未生者夭方生者飛鳥初學飛之

鳥麛獸子之通稱齒骨之尚有肉者嚴陵方氏曰入學習舞則以將

釋菜故也故仲春言上丁命樂正習舞釋菜馬若仲

丁之習樂則以季春將大合樂故也孟春之習合禮

樂則以是月將飲酎用禮樂故也仲春之脩鞀鞞鼓

之類則以是月將大雩用盛樂故也季秋之習吹則

以是月將大饗帝故也季冬之大合吹則以樂其成

於終也夫舞與吹皆樂也然舞者樂之容則貌之類

也故於春之始舞蓋木為貌故也吹者樂之聲則言

之類也故至秋而後言吹蓋金為聲故也習舞之時

非不習吹要之以舞為主爾習吹之時非不習舞要

之以吹為主爾以祭法考之則祭典古所有也特因

歲之更始乃脩之而已祀不止於山林川澤然止以

是為言者蓋天地宗廟之祭非春亦未嘗用牝故也

上言祭典而下言命祀者亦互相備也禁止伐木禁

以法言止以事言也孩蟲言蟲未成如孩者飛鳥則

鳥之習飛者毋覆巢殺胎夭麛卵凡此所以遂其生育之性也○馬氏曰命祀山林川澤百物之所自生也毋聚大衆毋置城郭為其害耕事也掩骼埋胔則推其所愛於其生者以及其死者也

是月也不可以稱兵稱兵必天殃兵戎不起不可從我始毋變天之道毋絶地之理毋亂人之紀

天地大德曰生春者生德之盛時也兵凶器戰危事不得已而禦寇猶可也兵自我起以殺戮之心逆生育之氣是變易天之生道斷絶地之生理而紊亂生人之紀叙矣其殃也宜哉

嚴陵方氏曰稱兵舉兵也兵者人之義事春者天之

仁氣茍以人之義事而逆天之仁氣則天災適當之矣兵戎之所以不稱而起之者非不起也特不可以從我始而已旣曰兵又曰戎者兵以器言戎以事言道可常也故曰無變理可通也故曰毋絶紀欲定也故曰毋亂○馬氏曰道可由而不可變理可循而不可絶紀可敘而不可亂

孟春行夏令則雨水不時草木蚤落國時有恐

此巳火之氣所泄也言人君於孟春之月而行孟夏之政令則感召咎證如此後皆倣此○疏曰孟月失令則三時孟月之氣乘之仲月失令則仲月之氣乘之季月失令則季月之氣乘之所以然者以同為孟

仲季氣情相通如其不和則迭相乘之

行秋令

謂孟秋之令

則其民大疫猋風暴雨總至藜莠蓬蒿並興

此申金之氣所傷也爾雅扶揺謂之猋風謂風之回轉也藜莠蓬蒿並興者以生氣逆亂故惡物乘之而茂也

行冬令

謂孟冬之令

則水潦為敗雪霜大摯首種不入

此亥水之氣所淫也摯傷折也與摯獸鷙蟲之義同

百穀惟稷先種故云首種　嚴陵方氏曰夫十有二月之令行乎天地之間人君奉之以成位乎其中也苟惟當此一月之節而行彼三時之令則三者之災以類應焉是何也氣之所召者然爾雨水蓋仲春之節以陽氣早至故不時雨水不時故草木蚤落國時有恐則由盛陽之氣所迫故也凡此皆已之氣乘之○山陰陸氏曰草木蚤落以長養之早故彫落之亦早總至同時也○臨川吳氏曰亥水屬亥氣秉陰故水潦為敗諸穀稷最先種春寒傷其種故不收成入謂收成而入於倉廩也

仲春之月日在奎昏弧中旦建星中

奎宿在戌降婁之次。疏曰餘月昏旦中星皆舉二十八宿此云弧與建星者以弧星近井建星近斗井斗度多星體廣不可的指故舉弧建以定昏旦之中

其日甲乙其帝大皡其神句芒其蟲鱗其音角律中夾鍾其數八其味酸其臭羶其祀戶祭先脾

夾鍾卯律長七寸二千一百八十七分寸之千七十五

始雨水桃始華倉庚鳴鷹化為鳩

此記夘月之候倉庚鸝黄也鳩布榖也王制言鳩化為鷹秋時也此言鷹化為鳩以生育氣盛故鷙鳥感之而變耳孔氏云化者反歸舊形之謂故鷹化為鳩鳩復化為鷹如田鼠化為鴽鴽則鴽又化為田鼠若腐草為螢雉為蜃爵為蛤皆不言化是不再復本形者也

嚴陵方氏曰自上而下者皆曰雨然北風凍之則凝而為雪東風解之乃散而為水孟春東風既解凍矣仲春於是始雨水為一候積六候而成月故一歲則有七十二候三候為一氣積六氣而成時故一

歲則有二十四氣此之所言候而已候非其正也故或先或後言之歷之所言者氣也氣則正矣故於氣至則言之鷹好殺而擊以秋鼠好貪而出以夜皆陰類也鳩鴽皆陽類也卯辰者陽之中故仲春則鷹化為鳩季春則田鼠化為鴽蓋陰為陽所化物理如此爵乳子而集以春雉求雌而鳴以朝皆陽類也蛤蜃皆陰類也戌亥者陰之極也故秋則爵入大水為蛤孟冬則雉入大水為蜃蓋陽為陰所化物理如此草腐則幽之類也螢則明之類也季夏則腐草為螢蓋離之明極於此故也是皆化而已於鷹鼠言化於腐草爵雉則直言為何哉蓋因形移易曰化鷹之為鳩鼠之為鴽皆因形移易而已故言化腐草則植物也螢則動物也爵雉飛物也蛤蜃潛物也植物為動飛物為潛則不特因形移易矣而化固不足以言之故皆直言為而已

天子居青陽太廟乘鸞路駕倉龍載青旂衣青衣服倉玉食麥與羊其器疏以達

青陽太廟東堂當太室

是月也安萌芽養幼少存諸孤

生氣之可見者莫先於草木故首言之安謂無所摧折之也存亦安也

擇元日命民社

令民祭社也郊特牲言祭社用甲日此言擇元日是

又擇甲日之善者敕召誥社用戊日

命有司省囹圄去桎梏毋肆掠止獄訟

囹牢也圄止也疏云周曰圜土殷曰羑里夏曰鈞臺囹圄秦獄名也在手曰梏在足曰桎皆木械肆陳尸也掠捶治也止謂諭使息爭也嚴陵方氏曰諸孤幼而無父者蓋有亡之道故曰存也天之窮民有四存之止及於孤者以其為人後存之為助陽氣為大故也祭法曰大夫以下成羣立社曰置社則民固有社矣然非天子命之無敢專祭焉故擇元日而命之也且社土神也方春土發生之時擇元日而祭之亦祈其土之利無不善而已郊特牲言社日用甲則此言元日蓋甲日也社日

用甲則得其善矣故謂之元日焉凡祭社而授必從之此此言命民社者特舉重以明輕耳肆則陳其尸掠則訊以掠夫圄圄不可去故曰省省所以察之也桎梏可去故曰去去所以除之也肆掠之行主乎吏故曰毋所以禁之也獄訟之作自乎下故曰止所以息之也凡此皆所以消陰事而已

是月也玄鳥至至之日以太牢祠于高禖天子親往后妃帥九嬪御乃禮天子所御帶以弓韣授以弓矢于高禖之前

玄鳥燕也燕以施生時巢人堂宇而生乳故以其至為祠禖祈嗣之候高禖先禖之神也高者尊之之稱

禖媒言禖神之也古有禖氏祓除之祀位在南郊禋
祀上帝則亦配祭之故又謂之郊禖詩天命玄鳥降
而生商但謂簡狄以玄鳥至之時祈于郊禖而生契
故本其為天所命若自天而降下耳鄭註乃有墮卵
吞孕之事與生民詩註所言姜源履巨跡而生棄之
事皆怪妄不經削之可也后妃帥九嬪御者從往而
侍奉禮事也禮天子所御者祭畢而酌酒以飲其先
所御幸而有娠者顯之以神賜也韣弓衣也弓矢者

男子之事也故以為祥嚴陵方氏曰九嬪御者九嬪與九御也御即女御女御八十一人每九人則屬一嬪故謂之九御言九嬪則包夫人言九御則包世婦天子所御謂御而幸之者禮謂酌之以酒也射者男子之事弓矢者男子之祥也男子生而縣弧者以此韣則弓衣也帶以弓韣者示其有能受之資也授以弓矢者予之以所求之祥也

是月也日夜分

晝夜各五十刻嚴陵方氏曰日陽也夜陰也故陽長而陰消則日長夜短陰長而陽消則夜長日短皆非陰陽之中也夫陽生於子終於午至卯而中分陰生於午終於子至酉而中分故春為陽中而仲月之節為春分秋為陰中而仲月之節為秋分春秋之分則陰陽適中而日夜無長短之差

故於其中每言日夜分也

雷乃發聲始電蟄蟲咸動啟戸始出

謂始穿其穴而出也

先雷三日

以節氣言在春分前三日

奮木鐸以令兆民曰雷將發聲有不戒其容止者生子不備必有凶災

容止猶言動靜不戒容止謂房室之事褻瀆天威也

生不備謂形體有損缺凶災謂父母

日夜分則同度量鈞衡石角斗甬正權槩

丈尺曰度斗斛曰量稱上曰衡百二十斤為石甬斛也權稱錘也槩執以平量器者同則齊其長短小大之制鈞則平其輕重之差角則較其同異正則矯其欺枉

是月也耕者少舍乃脩闔扇寢廟畢備毋作大事以妨農之事

少舍暫息也門戶之蔽以木曰闔以竹葦曰扇凡廟前曰廟後曰寢寢是衣冠所藏之處大事謂軍旅之事

嚴陵方氏曰農之作也則出而在田農之息也則入而在舍方春東作之時而不可久妨也故以少為言焉○臨川吳氏曰闔扇人所居也脩闔扇而繼之以寢廟畢備不敢勤於人而慢於神也畢備者無一不周完之謂

是月也毋竭川澤毋漉陂池毋焚山林

漉亦竭也三者之禁皆謂傷生意

天子乃鮮羔開氷先薦寢廟

古者日在虛則藏氷至此仲春則獻羔以祭司寒之神而開氷先薦寢廟者不敢以人之餘奉神也長樂陳氏曰人子之於親飲食與藥必先嘗而後進四時新物必先獻而後食寢廟之薦新蓋亦推其事先之禮以盡其誠敬而已

上丁

此月上旬之丁日必用丁者以先庚三日後甲三日也

命樂正習舞釋菜天子乃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親往

視之仲丁又命樂正入學習樂

樂正樂官之長也習舞釋菜謂將教習舞者則先以釋菜之禮告先師也

嚴陵方氏曰凡言釋奠則有飲馬言釋菜則以芹藻之類而已學記所謂皮弁祭菜是也於仲春釋菜則以品物少故也於始教祭菜則以示敬道故也以事言則曰釋以禮言則曰祭其實一也。馬氏曰親往視之為道之存故也釋菜用丁為文明故也

是月也祀不用犧牲用圭璧更皮幣

不用牲謂祈禱小祀耳如太牢祀高禖乃大典禮不在此限稍重者用圭璧稍輕者則以皮幣更易之也

仲春行秋令則其國大水寒氣總至寇戎來征

酉金之氣所傷也

行冬令則陽氣不勝麥乃不熟民多相掠

子水之氣所淫也

行夏令則國乃大旱煖氣早來蟲螟為害

午火之氣所泄也螟食苗心者

嚴陵方氏曰多雨故其國大水也水之氣為寒故寒氣總至寇戎來征則感金氣而然也凡此皆酉之氣乘之麥以秋稼至夏乃穡仲春則向成矣而陽氣不勝故麥乃不熟也民多相掠則以陽不勝陰故也凡此皆子之氣乘之行夏令而陽亢故大旱

大旱故蝗氣早來蟲螟則蝗氣所生也且螟食苗心夏以盛德在火而心屬焉則其為害亦以類而已故

孟夏仲冬之行春令言蝗仲夏之行春令言螣各以類應焉凡此皆午之氣乘之

季春之月日在胃昏七星中旦牽牛中

胃宿在酉大梁之次也七星二十八宿之星宿也

其日甲乙其帝大皥其神句芒其蟲鱗其音角律中姑洗其數八其味酸其臭羶其祀戶祭先脾

姑洗辰律長七寸九分寸之一

桐始華田鼠化為鴽虹始見萍始生

此記辰月之候駕鶉鷂之屬馬氏曰田鼠化為駕則陰類之𨼆者遷乎陽而其性和也萍始生則以陰物之浮以承陽者也○嚴陵方氏曰虹者天地訌潰之氣也陰干陽所乃見而出故又謂之蝀馬陽方得中則陰莫能干至於辰則已過中矣故為陰所干而虹見也

天子居青陽右个乘鸞路駕倉龍載青旂衣青衣服倉玉食麥與羊其器疏以達

青陽右个東堂南偏

是月也天子乃薦鞠衣于先帝

鞠衣衣色如鞠花之黄也註云黄桑之服者色如鞠

麀象桑葉始生之色也鞠字一音去六反先帝先代木德之君薦此衣於神坐以求蠶事長樂陳氏曰將耕也祈穀於上帝所以祈有秋將蠶也薦鞠衣於先帝所以祈有春

命舟牧覆舟五覆五反乃告舟備具于天子焉天子始乘舟薦鮪於寢廟乃為麥祈實

舟牧主乘舟之官五覆五反所以詳視其罅漏傾側之處也因薦鮪并祈麥實嚴陵方氏曰覆以視表反以視裏待至尊所乘不得不防其傾漏故也覆反必至于五則至于再至于三而慎之至也禮有告具告備曰具則苟具而已曰備

則無所不備焉告舟備具於天子者以見精粗無不至也必乘舟而後薦鮪者所以示親漁也蓋先王之饗親牲必親牽殺必親射凡以致其敬而已則乘舟而後薦鮪豈為過哉魚之品多矣然薦必以鮪者為其特大謂之王鮪者以此

是月也生氣方盛陽氣發泄句者畢出萌者盡達不可以內

句屈生者萌直生者不可以內言當施散恩惠以順生道之宣泄不宜吝嗇閉藏也

天子布德行惠命有司發倉廩賜貧窮振乏絕開府庫

出幣帛周天下勉諸侯聘名士禮賢者

長無謂之貧窮暫無謂之乏絶振猶救也周濟其不足也在内則命有司奉行在外則勉諸侯奉行皆天子之德惠也嚴陵方氏曰發倉廩所以賜貧窮振乏絶而已乏絶未至於貧窮故於貧窮曰賜之則所以予之也於乏絶曰振之則貸之而已

是月也命司空曰時雨將降下水上騰循行國邑周視原野脩利隄防道達溝瀆開通道路毋有障塞

司空掌邦土此皆其職也嚴陵方氏曰司空掌土之官凡此所命皆土之事故

以命焉時雨應時之雨也方春物生需雨澤之時故其雨謂之時雨時雨然或過淫則趨下之水反上騰而為災故命以豫備之術也循行則行之有序也周視則視之無遺也脩利則脩而利之使無害道達則道而達之使無壅開通則開而通之使無窮皆欲其無有障塞而已障言蔽顯以為隱塞言窒虛而為實

凡此皆豫備水災之術也

田獵罝罘羅網畢翳餧獸之藥毋出九門

罝罘皆捕獸之罟羅網皆捕鳥之罟小網長柄謂之畢以其似畢星之形故名用以掩兎也翳射者用以自隱也餧啗之也藥毒藥也七物皆不得施用於外以其

逆生道也路門應門雉門庫門臯門城門近郊門遠郊門關門凡九門也嚴陵方氏曰慮其傷孚乳之性故田獵之具制之使毋用餧則委之以食而毒焉故以藥言之也

是月也命野虞毋伐桑柘鳴鳩拂其羽戴勝降于桑具曲植籧筐

野虞主田及山林之官拂羽飛而翼拍身也戴勝織紝之鳥一名戴鵟鵟即頭上勝也此時恒在桑言降者重之若自天而下也曲薄也植槌也所以架曲與

籧筐者籧圓而筐方

后妃齊戒親東鄉躬桑禁婦女毋觀省婦使以勸蠶事

東鄉迎時氣也躬桑親自采桑也禁婦女毋觀者禁

止婦女使不得為容觀之飾也省婦使者減省其箴

線縫製之事也此二者皆為勸勉之使盡力於蠶事

也

蠶事既登分繭稱絲效功以共郊廟之服毋有敢惰

登成也分繭分布於衆婦之繅者稱絲效功以多寡

為功之上下嚴陵方氏曰野虞周官之山虞以主在野之事故曰野齊戒則所以神明其事矣東鄉則所以迎時氣也以致曲而織故曰曲以取直而立故曰植遽則席之粗者筐則筥之方者凡此皆蠶具省婦使者不煩以他役也凡此欲一意於蠶以勸其事而已蠶事既登者事畢而登比年之數也與曲禮年穀不登之登同義分繭所以使之繅稱絲所以效其功之多少以共郊廟之服無有敢惰敫之至也

是月也命工師令百工審五庫之量金鐵皮革筋角齒羽箭幹脂膠丹漆毋或不良

工師百工之長也五庫者金鐵為一庫皮革筋為一

庫角齒為一庫羽箭幹為一庫脂膠丹漆為一庫視諸物之善惡皆有舊法謂之量一說多寡之數也審而察之故云審五庫之量也幹者諸器所用之木材也

百工咸理監工日號毋悖於時毋或作為淫巧以蕩上心

此時百工皆各理治其造作之事工師監臨之每日號令必以二事為戒一是造作器物不得悖逆時序

如為弓必春液角夏治筋秋合三材寒定體之類是也二是不得為淫過奇巧之器以搖動君心使生奢侈也嚴陵方氏曰工固有巧也然過乎巧則為淫矣以其淫故足以蕩上心馬此與孟冬皆言毋或作為淫巧以蕩上心者此則因其作而戒之彼則因其成而又戒之

是月之末擇吉日大合樂天子乃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親往視之

鄭氏曰其禮亡馬氏曰凡樂陽聲也春陽中也大合樂必待陽中之末則中聲之所止也蓋中聲以降非和平君子弗聽也

是月也乃合累牛騰馬遊牝於牧犧牲駒犢舉書其數
春陽既盛物皆產育故合其累繫之牛騰躍之馬而
遊縱之使牡者就牝者于芻牧之地欲其孳生之蕃
也若其中犧牲之用者及馬之駒牛之犢皆書其數
者以備稽校多寡也
命國難九門磔攘以畢春氣
難之事在周官則方相氏掌之裂牲謂之磔除禍謂
之攘春者陰氣之終故磔攘以終畢厲氣也舊說大

陵八星在胃北主死喪昴中有大陵積尸之氣氣佚則厲鬼隨之而行此月初日在胃從胃歷昴故毆疫之事當於此時行之也九門說見上章嚴陵方氏曰難所以難陰慝而毆之周官方相氏帥百隷而時難以狂夫爲之則狂疾以陽有餘唯陽有餘足以勝陰慝故也磔牲謂之磔除禍謂之禳必於九門則欲陰慝之出故也凡此皆慮春氣之不得其終也故曰以畢春氣此之所難則難陰慝之作於春者也仲秋又難則難陰慝之作於秋者也季冬又難則難陰慝之作於冬者也獨夏不難則以陽盛之時陰慝不能作故也春曰以畢春氣者言畢其功於前也故於季月秋於仲月言達者言達其道於外也冬曰以送寒氣者以一歲之往故以送言之亦行之於季月不曰冬氣而曰寒氣

者以時言曰冬以氣言曰寒而寒則積陰之所成也一歲陰慝之盛未有甚於此時者故本其積陰之氣而言之共難特謂之大蓋所難而毆之者邪氣也達之送之者正氣也曰畢曰達曰送言雖不同皆不過遂其正氣而已春曰磔攘冬曰旁磔者以大難故旁又磔馬不特九門故也秋雖不言從可知矣○臨川吳氏曰難者聚衆戲劇以盛其喜樂之氣使人之和氣充盈則足以勝天地之乖氣此亦先王燮理之一事而微其機使百姓由之而不知也

季春行冬令則寒氣時發草木皆肅國有大恐

丑土之氣所應也肅者枝葉減縮而急栗也大恐訛言相驚動也舊説孟春有恐是火訛以其行夏令也

此行冬令當致水訛漢王商嘗止之矣

行夏令則民多疾疫時雨不降山陵不收

未土之氣所應也

行秋令則天多沉陰淫雨蚤降兵革並起

戌土之氣所應也不收謂無所成遂也嚴陵方氏曰冬之氣為寒故寒氣時發草木皆肅則寒氣之所臬故也國有大恐則寒氣之所制故也亢陽之氣襲於人故民多疾疫陽亢而為旱故時雨不降山陵之物不收特言山陵則以高者尤易被旱故也天多沉陰則感少陰之氣故也陽為暘陰為雨故淫雨早降兵革並起則金氣動故也

孟夏之月日在畢昏翼中旦婺女中

畢宿在申實沈之次

其日丙丁其帝炎帝

炎帝大庭氏即神農也赤精之君

其神祝融

顓頊氏之子名黎火官之臣

其蟲羽其音徵律中中呂其數七其味苦其臭焦其祀竈祭先肺

羽蟲飛鳥之屬徵音屬火中呂巳律長六寸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分寸之萬二千九百七十四地二生火天七成之七者火之成數也苦焦皆火屬夏祭竈火之養人者也祭先肺火克金也○蔡邕獨斷曰竈夏為太陽其氣長養祀竈之禮在廟門外之東先席于門奥面東設主于竈陘也

螻蟈鳴蚯蚓出王瓜生苦菜秀

此記巳月之候王瓜注云萆挈本草作菝葜音同謂

之瓜者以根之似也亦可釀酒○朱氏曰王瓜色赤感火之色而生苦菜味苦感火之味而成馬氏曰螻蟈鳴則陰而伏者乘陽而鳴也蚯蚓出則陰而屈者乘陽而伸也王瓜生則陽物之可以勝陰邪者也故其為色赤苦菜秀則火炎上故其為味苦

天子居明堂左个

太寢南堂東偏

乘朱路駕赤駵載赤旂衣朱衣服赤玉食菽與雞其器高以粗

騂馬名色淺者赤色深者朱用器高而粗大象物之盛長也

是月也以立夏先立夏三日太史謁之天子曰某日立夏盛德在火天子乃齊立夏之日天子親帥三公九卿大夫以迎夏於南郊還反行賞封諸侯慶賜遂行無不欣說

立春言諸侯大夫而此不言諸侯者或在或否不可必同故略之也迎夏南郊祭炎帝祝融也

乃命樂師習合禮樂

以將飲酎故也

命太尉贊桀俊遂賢良舉長大行爵出祿必當其位

太尉秦官也桀俊以才言贊則引而升之之謂賢良以德言遂謂使之得行其志也長大以力言王制言執技論力舉謂選而用之也當其位者爵必當有德之位祿必當有功之位也

是月也繼長增高毋有壞墮毋起土功毋發大衆毋伐

大樹

長者繼之而使益長高者增之而使益高壞墮則傷已成之氣起土功發大衆皆妨蠶農之事故禁止之伐樹則傷條達之氣故亦在所禁一說伐大木謂營宫室　馬氏曰萬物所以長而高者陽上達故也長之者天地也所以繼長者人也高之者天地也所以增高者人也故曰人終天地之功者此也欲其長則勿壞焉欲其高則勿墮焉可也

是月也天子始絺

絺葛布之細者　嚴陵方氏曰絺以凉而可以禦暑裘以温而可以禦寒孟夏者暑之始也

故言始絺孟冬者寒之始也故言始裘

命野虞出行田原為天子勞農勸民毋或失時

失時謂失農時

命司徒循行縣鄙命農勉作毋休于都

勉其興作於田野之内禁其休息於都邑之間皆恐其失農時也

嚴陵方氏曰野虞外官也故出行田原司徒内官也故巡行縣鄙以在外也故曰出以在内也故曰循而已農亦民也然民不止於農以農營其事之勞故勞之欲民趨其事之樂也故勸之皆欲無失其事而已都者君子之所居鄙者野人之所居農以力耕而養人則野人之事也禁之使

毋休於都則於農不能無所彊矣故曰勉作也○臨川吴氏曰命野虞又命司徒者由卑而尊也為農者皆天子之民野虞位卑不敢自專其於農也但為天子勞之而勸其民爾掌農者正地官之職司徒位尊不敢自曠其於農也乃自己職命之而勉其作也

是月也驅獸毋害五穀毋大田獵

夏獵曰苗正為驅獸之害禾苗者耳與三時之大獵自不同

農乃登麥天子乃以彘嘗麥先薦寢廟

登升之於場也

是月也聚畜百藥靡草死麥秋至

聚藥為供醫事也靡草草之枝葉靡細者陰類陽盛則死秋者百穀成熟之期此於時雖夏於麥則秋故云麥秋也嚴陵方氏曰藥之可採者不必皆在孟夏則以蕃廡之時所可採者為多故也凡物感陽而生者則彊而立感陰而生者則柔而靡謂之靡草則至陰之所生也故不勝至陽而死

斷薄刑決小罪出輕繫

刑者上之所施罪者下之所犯斷者定其輕重而施刑也決如決水之決謂人以小罪相告者即決遣之

不收繫也其有輕罪而在繫者則直縱出之也
蠶事畢后妃獻繭乃收繭稅以桑為均貴賤長幼如一
以給郊廟之服
后妃獻繭謂后妃受內命婦之獻繭也收繭稅者外
命婦養蠶亦用國北近郊之公桑近郊之稅十一故
亦稅其繭十之一其餘入已而為其夫造祭服一說
再命受服服者公家所給故稅其十一者為給其夫
祭服也受桑多則稅繭多少則稅亦少皆以桑為均

齊也貴謂卿大夫之妻賤謂士妻長幼婦之老少也如一皆稅十一也郊廟之服天子祭服也

是月也天子飲酎用禮樂

重釀之酒名之曰酎稠醲之義也春而造至此始成用禮樂而飲之蓋盛會也嚴陵方氏曰凡燕樂則必用禮樂矣於此特言之者以用之於是為盛故也飲酎如此則飲黍從可知矣

孟夏行秋令則苦雨數來五穀不滋四鄙入保

申金之氣所泄也

行冬令則草木蚤枯後乃大水敗其城郭

亥水之氣所傷也

行春令則蝗蟲為災暴風來格秀草不實

寅木之氣所淫也以孟夏之月而行孟秋孟冬孟春之令故感召災異如此四鄙四面邊鄙之邑也保與堡同小城也入保入而依以為安也格至也嚴陵方氏曰陰氣之所召故苦雨數來謂之苦則以極備而為人之所苦故也與詩所謂甘雨異矣夫雨固足以滋五穀然至於苦則適所以傷之故言五穀不滋也又曰感肅殺之氣故草木早枯大水敗城郭則以冬德之所

在故也蝗之為蟲殘物之末不傷其本春則木盛之時也故行春令則蟲之為災者時殘其末而已春於方為東東方生風故暴風來格秀草不實則以盛於木故也

仲夏之月日在東井昏亢中旦危中

東井在未鶉首之次

其日丙丁其帝炎帝其神祝融其蟲羽其音徵律中蕤賓其數七其味苦其臭焦其祀竈祭先肺

蕤賓午律長六寸八十一分寸之二十六

小暑至螳螂生鵙始鳴反舌無聲

此記午月之候小暑暑氣未盛也螳螂一名蚚父一名天馬言其飛捷如馬也鵙博勞也反舌百舌鳥凡物皆稟陰陽之氣而成質其陰類者宜陰時陽類者宜陽時得時則興背時則廢䟽又以反舌為蝦蟇未知是否嚴陵方氏曰螳螂鵙皆陰類也故或感微陰而生或感微陰而鳴焉反舌蓋百舌也以能反覆其舌而為百鳥語故謂之反舌然其鳴也感陽中而發故感微陰而無聲焉

天子居明堂太廟乘朱路駕赤駵載赤旂衣朱衣服赤玉食菽與雞其器高以粗

明堂太廟南堂當太室也

養壯佼

壯謂容體碩大者佼謂形容佼好者擇此類而養之亦順長養之令

是月也命樂師修鞀鞞鼓均琴瑟管簫執干戚戈羽調竽笙箎簧飭鍾磬柷敔

凡十九物皆樂器也鞀鞞鼓三者皆革音鞀即鼗也鞞所以裨助鼓節琴瑟皆絲音管簫皆竹音管如遂

而小干戚戈羽皆舞器干盾戚斧也竽笙篪皆竹音竽三十六簧笙十三簧篪即篪也長尺四寸簧笙之舌葢管中之金薄鍱也竽笙篪三者皆有簧也鐘金音磬石音柷敔皆木音柷如漆桶敔狀如伏虎柷以合樂之始敔以節樂之終修者理其弊均者平其聲執者操持學習調者調和音曲飭者整治之也以將用盛樂雩祀故謹備之嚴陵方氏曰鞀鞞鼓之與鐘磬柷敔其聲質而一故修飭之而已琴瑟管簫竽笙篪簧其聲文而雜則必均調之焉干戚戈羽以無聲持執之待用可也

命有司為民祈祀山川百源大雩帝用盛樂

山者水之源將欲禱雨故先祭其本源三王祭川先河後海示重本也雩者吁嗟其聲以求雨之祭周禮女巫凡邦之大烖歌哭而請亦其義也帝者天之主宰盛樂即鞀鞞以下十九物並奏之也

乃命百縣雩祀百辟卿士有益於民者以祈穀實

百縣畿內之邑也百辟卿士謂古者上公句龍后稷之類嚴陵方氏曰此言大雩帝後又言大饗帝何也蓋雩所以祈也饗所以報也祈必於仲夏者以

陰生於午而物成之始也所以祈物之成而已報必於季秋者以陽窮於戌而歲功之終也所以報歲之功而已百辟即諸侯也卿士即六卿也百辟卿士生有益於民者死亦有益於民故命雩祀之以祈穀實也季春之祈實為麥而已至此又祈實則所祈者衆矣故以穀該之天子之雩及於上帝百縣之雩止於百辟卿士於百辟卿士言祈穀實則雩帝之所祈又可知矣

是月也農乃登黍天子乃以雛嘗黍羞以含桃先薦寢廟

今用登麥穀例移農乃登黍四字在是月也之下舊註以内則之雛為小鳥此雛為雞未詳孰是含桃櫻桃也

令民毋艾藍以染

藍之色青青者赤之母刈之亦是傷時氣

毋燒灰

火之滅者為灰禁之亦為傷火氣也

毋暴布

暴暴之於日也布者陰功所成不可以小功干盛陽
也

門閭毋閉

一則順時氣之宣通一則使暑氣之宣散

關市毋索

索者搜索商旅匿稅之物盖當時氣盛大之際人君亦當體之而行寛大之政也

挻重囚益其食

挻者拔出之義重囚禁繫嚴密故特加寛假輕囚則不如是益其食者加其養也馬氏曰毋閉利宣也毋索不特察以窮民隱也益重囚之食不以其罪廢不忍人之政也

游牝別羣則縶騰駒班馬政

季春遊牝于牧至此妊孕已遂故不使同羣拘縶騰躍之駒者止其踶齧也班布也馬政養馬之政令也

周禮圉人圉師所掌

是月也日長至陰陽爭死生分

至猶極也夏至日長之極陽盡午中而微陰眇重淵矣此陰陽爭辨之際也物之感陽氣而方長者生感陰氣而已成者死此死生分判之際也

君子齋戒處必掩身毋躁止聲色毋或進薄滋味毋致和節耆欲定心氣

齋戒以定其心掩徹以防其身毋或輕躁於舉動毋或御進於聲色薄其調和之滋味節其諸事之愛欲凡以定心氣而備陰疾也

嚴陵方氏曰陰陽爭者以陰方來而與陽始遇遇故爭也仲冬亦言之者以陽方來而與陰遇故也陽主生陰主死微陰既生則萬物向乎死矣故死生之理於是分也君子以陰陽方爭故宜潔誠居内退聽以待其定也仲冬言此而不言毋躁者以暑為躁寒為靜故於暑之時特戒之也止聲色毋或進者方解緩之時慮搖其精也薄滋味毋致和者方齊戒之時苟

厚滋味而致和則或昏憒其志意也

百官靜事無刑以定晏陰之所成

刑陰事也舉陰事則是助陰抑陽故百官府刑罰之事皆止靜而不行也凡天地之氣順則和逆則競故能致災咎此陰陽相爭之時故須如此謹備晏安也陰道靜故云晏陰及其定而至於成則循序而往不爲災矣是以未定之前諸事皆不可忽也

鹿角解蟬始鳴半夏生木堇榮

此又言午月之候解脫也嚴陵方氏曰鹿好羣而相比則陽類也故夏至感陰生而角解麋多欲而善迷則陰類也故冬至感陽生而角解此所以不同也半夏生者蓋居夏之半而是藥生於是時故因以為名木堇有別於草堇故以木言之以感微陰而榮故其華朝榮夕隕然經或曰秀或曰華或曰生或曰榮何也以別於苗則曰秀以別於實則曰華以別於死則曰生以別於枯則曰榮其言各有所當也

是月也毋用火南方

南方火位又因其位而盛其用則為微陰之害故戒之

可以居高明可以遠眺望可以升山陵可以處臺榭

凡此皆順陽明之時嚴陵方氏曰夏為火旺之時南方火旺之方於旺之時而又用於旺之方則其氣太盛而害微陰之生故戒之居高明故可以遠眺望欲遠眺望故或升山陵或處臺榭也山陵自然高明之所也臺榭則人為高明之所也順陽在上故居處如此

仲夏行冬令則雹凍傷穀道路不通暴兵來至

子水之氣所傷也

行春令則五穀晚熟百螣時起其國乃饑

卯木之氣所淫也

行秋令則草木零落果實早成民殃於疫

酉金之氣所泄也螣食苗葉之蟲也百螣者言害稼之蟲非一類 嚴陵方氏曰夏行冬令是以陰包陽也故雹凍傷穀道路不通則冬為閉塞暴兵來至則陰賊之感也春主生夏行春令則生之日長生之日長故熟之時晚螣食苗葉春之氣盛於木故蟲之為害者特及葉而已五穀晚熟而又百螣時起故其國乃饑也草木零落與果實早成皆秋之氣候故也當盛暑之月而感秋氣則相薄而衆成疾

季夏之月日在柳昏火中旦奎中

柳宿在午鶉火之次也火大火心宿

其日丙丁其帝炎帝其神祝融其蟲羽其音徵律中林鍾其數七其味苦其臭焦其祀竈祭先肺

林鍾未律長六寸

温風始至蟋蟀居壁鷹乃學習腐草為螢

此記未月之候至極也蟋蟀生於土中此時羽翼猶未能遠飛但居其穴之壁至七月則能遠飛而在野矣學習雛學數飛也腐草得暑濕之氣故變而為螢

○朱氏曰温風温厚之極涼風嚴凝之始腐草為螢

離明之極故幽類化為明類也金華應氏曰物得氣之先殺氣未肅而鷙猛之鳥已習於搫迎殺氣之微也涼風未至而鳴陰之物已居乎壁迎涼氣之微也

天子居明堂右个乘朱路駕赤騮載赤旂衣朱衣服赤玉食菽與雞其器高以粗

明堂右个南堂西偏也

命漁師伐蛟取鼉登龜取黿

蛟言伐以其暴惡不易攻取也龜言登尊異之也鼉黿言取易而賤之也

命澤人納材葦

蒲葦之屬生於澤中而可為用器故曰材澤人納之職也此皆煩細之事非專一月所為故不以是月起之

是月也命四監大合百縣之秩芻以養犧牲令民無不咸出其力以共皇天上帝名山大川四方之神以祠宗廟社稷之靈以為民祈福

四監即周官山虞澤虞林衡川衡之官也前言百縣

兼內外而言此百縣鄉遂之地也秩常也斂此芻為養犧牲之用各有常數故云秩芻也馬氏曰令民無不咸出其力則所為祭祀者非獨恭也謂民力之普存也以共皇天上帝名山大川四方之神以祠社稷宗廟之靈以為民祈福則為民神之主也故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豈私福哉凡以為民也○嚴陵方氏曰謂之神遠而尊之也謂之靈近而親之也皇天上帝山川四方外事也故以神言宗廟社稷內事也故以靈言

是月也命婦官染采黼黻文章必以法故無或差貸黑黃倉赤莫不質良毋敢詐偽以給郊廟祭祀之服以為旗章以別貴賤等給之度

周禮典婦功典枲染人等皆婦官此指染人也白與黑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染造必用舊法故事毋得有參差貸變皆欲質正良善也旗旌旂也章者畫其象以別名位也詳見春官司常。石梁王氏曰給當為級嚴陵方氏曰衣服旌旂有等有級各隨宜而度之故言度若天子龍衮諸侯黼之類所以別衣服貴賤等級之度也若王建太常諸侯建旂之類所以別旌旗貴賤等級之度也凡此順文明之時故染文明之色耳

是月也樹木方盛命虞人入山行木毋有斬伐

以其方盛故也

不可以興土功不可以合諸侯不可以起兵動衆毋舉大事以揺養氣毋發令而待以妨神農之事也水潦盛昌神農將持功舉大事則有天殃

大事即興土功合諸侯起兵動衆之事揺養氣謂動散長養之氣也發令而待謂未及徭役之期而豫發名役之令使民廢已事而待工之會期也神農農之神也季夏屬中央土土神得位用事之時謂之神農

者土神主成就農事也東井主水在未故未月為水潦盛昌之月此時神農將主持稼穡之功舉大事而傷其功則是干造化施生之道矣故有天殃也嚴陵方氏曰木之生也方盛於夏則衰於秋矣虞人蓋山虞也行則巡之也毋有斬伐慮傷方盛之氣也興土功合諸侯起兵動衆皆大事也故繼言毋舉大事舉大事則人不安且搖養氣矣搖者振而蕩之之謂夫蕩物作於春而氣主生長於夏而氣主養故謂之養氣夫興農功而用之於明者人也持農功而主之於幽者神也水潦盛昌則百穀被其澤而向乎成矣故神農將持其功也苟舉大事以妨之則是違神逆天而天之災適當之矣

是月也土潤溽暑大雨時行燒薙行水利以殺草如以熱湯可以糞田疇可以美土疆

溽濕也土之氣潤故蒸鬱而為溼暑大雨亦以之而時行皆東井之所主也除草之法先芟薙之俟乾則燒之燒薙者燒所薙之草也大雨既行於所燒之地則草不復生矣故云利以殺草時暑日烈其水之熱如湯草之燒爛者可以為田疇之糞可以使土疆之美凡土之磽确難耕者謂之疆 臨川吳氏曰田疇謂熟耕而具田有界域

者土疆謂難耕而其土磽确者

季夏行春令則穀實鮮落

鮮潔而墮落也

國多風欬

風欬因風而致欬疾也

民乃遷徙

辰土之氣所應也

行秋令則丘隰水潦禾稼不熟乃多女災

妊孕多敗戌土之氣所應也

行冬令則風寒不時鷹隼蚤鷙四鄙入保

丑土之氣所應也嚴陵方氏曰鮮落即莊子所謂草木不待黃而落是也五氣過盛故實有所不勝國多風欬則與孟夏言暴風來格同義以多風故人肺受疾而欬也民乃遷徙者以春主發散故也自下升上曰遷舍此適彼曰徙丘隰水潦以金生水故也曰丘隰以見高下皆被其害故禾稼不熟也種曰稼斂曰穡以其不熟故止言稼多女災者以純陰之氣過盛而反傷之也因風而後寒故曰風寒且興乎隆冬之時無風而寒矣以當暑而寒故曰不時鷹隼善擊必待秋焉以感疫厲之氣故蚤鷙於夏也春夏主出秋冬主入故四鄙入保

中央土

土寄旺四時各十八日共七十二日除此則木火金水亦各七十二日矣土於四時無乎不在故無定位無專氣而寄旺於辰戌丑未之末未月在火金之間又居一歲之中故特揭中央土一令於此以成五行之序焉

其日戊己

戊己十干之中

其帝黃帝

黃精之君軒轅氏也

其神后土

土官之臣顓頊氏之子黎也句龍初為后土後祀以為社后土官闕黎雖火官實兼后土也舊說如此丘氏曰五行獨土神稱后者后君也位居中統領四行故稱君也

其蟲倮

人為倮蟲之長鄭氏以為虎豹之屬

其音宫律中黄鍾之宫

宫音屬土又為君故配之中央黄鍾本十一月律諸律皆有宫音而黄鍾之宫乃八十四調之首其聲最尊而大餘音皆自此起如土為木火金水之根本故以配中央之土土寄旺於四時宫音亦冠於十二律非如十二月以候氣言也

其數五

天五生土地十成之四時皆舉成數此獨舉生數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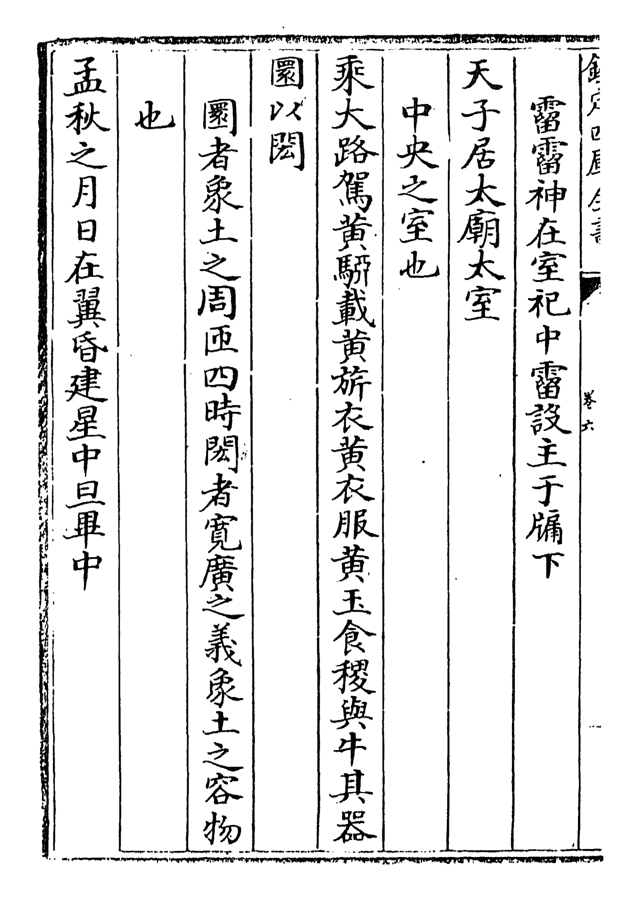
四時之物無土不成而土之成數又積水一火二木三金四以成十也四者成則土無不成矣

其味甘其臭香

甘香皆屬土

其祀中霤祭先心

古者陶復陶穴皆開其上以漏光明故雨霤之後因名室中為中霤亦土神也祭先心者心居中君之象又火生土也○蔡邕獨斷曰季夏土氣始盛其祀中



霤霤神在室祀中霤設主于牖下

天子居太廟太室

中央之室也

乘大路駕黃駵載黃旂衣黃衣服黃玉食稷與牛其器

圜以閎

圜者象土之周匝四時閎者寬廣之義象土之容物

也

孟秋之月日在翼昏建星中旦畢中

翼宿在巳鶉尾之次建星説見仲春

其日庚辛其帝少皞其神蓐收其蟲毛其音商律中夷則其數九其味辛其臭腥其祀門祭先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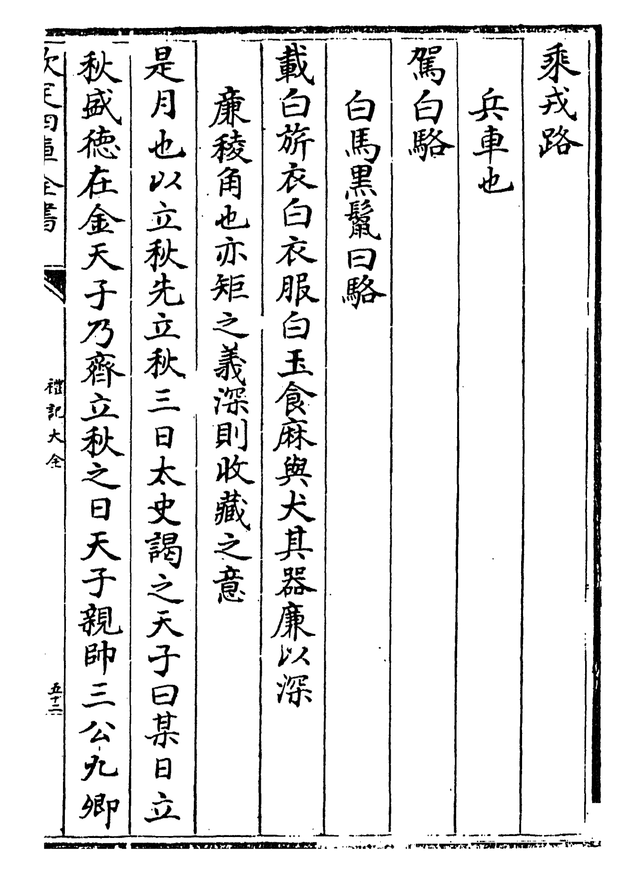
少皞白精之君金天氏也蓐收金官之臣少皞氏之子該也夷則申律長五寸七百二十九分寸之四百五十一九金之成數也辛腥皆屬金秋陰氣出故祀門祭先肝金克木也○蔡邕獨斷曰門秋為少陰其氣收成祀之於門祀門之禮北面設主于門左樞

涼風至白露降寒蟬鳴鷹乃祭鳥用始行戮

此記申月之候鷹欲食鳥之時先殺鳥而不食似人之食而祭先代為食之人也用始行戮順時令也馬氏曰涼風至則天地之旺氣散矣白露降則陰乘陽而其候交矣寒蟬鳴則物之生於暑者其聲變矣鷹乃祭鳥用始行戮則時主殺氣而物之司殺者應是而動也於是乎可以設罻羅矣鷹至不仁也猶祭然後食而況於人乎

天子居總章左个

太寢西堂南偏



乘戎路

兵車也

駕白駱

白馬黑鬣曰駱

載白旂衣白衣服白玉食麻與犬其器廉以深

廉稜角也亦矩之義深則收藏之意

是月也以立秋先立秋三日太史謁之天子曰某日立秋盛德在金天子乃齋立秋之日天子親帥三公九卿

諸侯大夫以迎秋於西郊還反賞軍帥武人於朝天子乃命將帥選士厲兵簡練桀俊專任有功以征不義詰誅暴慢以明好惡順彼遠方

簡練簡擇而練習之也專任有功謂大將有已試之功乃使之專主其事也詰者問其罪誅者戮其人殘下謂之暴慢上謂之慢順服也好惡明則遠方順服

嚴陵方氏曰才足以將物而勝之謂之將智足以帥人而先之謂之帥士言其人兵言其器選士則人無不能於事厲兵則器無不利於用桀俊簡之則無所不擇練之則無所不熟既選厲簡練之矣苟非已試

之效則勝負猶未可知故所任必在乎有功之人也任有功矣苟置疑貳於其間則知者必不盡其謀能者必不竭其力故任之又欲其專也凡此皆欲以征不義而已無以覆下之謂暴不能敬上之謂慢詰以問其罪誅以戮其人所詰誅者暴慢則好惡公而明矣故曰以明好惡好惡得其明則合天下之所願而無逆矣故曰順彼遠方必曰遠方者柔遠能邇之意既曰征不義又曰詰誅暴慢蓋以征不義則言其道詰誅暴慢則言其事

是月也命有司脩法制繕囹圄具桎梏禁止姦慎罪邪務搏執

繕治也姦在人心故當有以禁止之邪見於行故慎

以罪之務事也搏戮也執拘也

命理瞻傷察創視折審斷決獄訟必端平戮有罪嚴斷刑

理治獄之官也傷者損皮膚創者損血肉折者損筋骨也嚴者謹重之意非峻急之謂也

天地始肅不可以贏

朱氏曰陽道常饒陰道常乏故賛化者不可使陰氣之贏也嚴陵方氏曰修則治其壞繕則善其事具則完其器法制古所有也故曰修囹圄禁人之

地於此有事焉故曰繕桎梏禁人之器也故曰具姦存乎心故止之邪見乎行故罪之搏所以戮之執所以拘之於仲春則省囹圄去桎梏於孟秋則繕囹圄具桎梏蓋先王奉時之道固可見矣獄官欲得其曲直之理故謂之理又謂之士則欲致其察故也前言命有司後言命理者以修法制非理之所專故也先王之用刑也既務搏執矣又命瞻傷察創視折焉則其用心之仁可知矣端言無偏頗之異平言無輕重之差審斷決故獄訟必端平也有罪然後戮則不及於無辜斷刑以嚴則不敢輕易上既言慎罪邪此又言戮有罪上既言審斷決此又言嚴斷刑者蓋反覆言之所以明慎之至而已秋者陰之始冬者陰之終故於孟秋言天地始肅陽道常饒饒則有餘而羸陰道常乏乏則不足而縮孰為此者天地也而君人實輔相焉故曰天地始肅不可以羸

是月也農乃登穀天子嘗新先薦寢廟命百官始收斂完隄坊謹壅塞以備水潦修宮室坏垣墻補城郭所以為水潦之備者以月建在酉酉中有畢星好雨也

嚴陵方氏曰穀謂稷也以稷熟於此故農乃登焉然孟夏之麥仲夏之黍仲秋之麻季秋之稻皆穀也此以穀言稷者以為五穀之長故也若稼穡之官謂之后稷土稷之神謂之社稷者以是而已○金華應氏曰夏氣舒發則修利隄防無有壅塞秋氣收斂則全隄防謹壅塞水在天地間最為流通不可壅之物而其盛衰消長亦因乎時夏潦不可隄也故修利而無壅秋潦則可隄矣必壅塞之惟謹雖一通一障不同而其為民禦患則一而已

是月也毋以封諸侯立大官

記者但知賞以春夏刑以秋冬之義不知古者嘗祭之時則有出田邑之制故注謂禁封諸侯及割地為失其義也

毋以割地行大使出大幣

以其違收斂之令也

孟秋行冬令則陰氣大勝介蟲敗穀戎兵乃來

此亥水之氣所泄也

行春令則其國乃旱

蟹有食稻者謂之稻蟹亦介蟲敗穀之類寅中箕星好風能散雲雨故致旱

陽氣復還五穀無實

寅木之氣所損也

行夏令則國多火災寒熱不節民多瘧疾

巳火之氣所傷也嚴陵方氏曰方一陰之時而行重陰之令故陰氣太勝戎兵乃來亦以陰太勝而主殺故也凡以亥之氣乘之也陽亢而陰莫能下為旱方陰中之時而行陽中之令則陽亢

矣故旱也自夏徂秋則陽往而陰來以其旱故陽氣復還也萬物皆華於陽而成實於陰以陽氣復還故五穀無實火旺於南方故行夏令則國多火災火之氣為熱水之氣為寒而此并寒熱不節者蓋熱極生寒陰陽之理然也民多瘧疾則以感寒熱之氣而被虐故也

仲秋之月日在角昏牽牛中旦觜觿中

角在辰壽星之次也

其日庚辛其帝少皡其神蓐收其蟲毛其音商律中南呂其數九其味辛其臭腥其祀門祭先肝

南呂酉律長五寸三分寸之一

盲風至鴻鴈來玄鳥歸羣鳥養羞

此記酉月之候盲風疾風也孟春言鴻鴈來自南而來北也此言來自北而來南也仲春言玄鳥至此言歸明春來而秋去也羞者所美之食養羞者藏之以備冬月之養也嚴陵方氏曰盲者閉暗之稱當建酉闔戸之月故其風謂之盲風又謂之閶闔以此玄鳥歸者至以陽中故歸以陰中也○山陰陸氏曰鴻鴈何不謂之南鄉非其居也

天子居總章太廟乘戎路駕白駱載白旂衣白衣服白玉食麻與犬其器廉以深

總章太廟西堂當太室也

是月也養衰老授几杖行糜粥飲食

月至四陰陰已盛矣時以陽衰陰盛爲秋人以陽衰陰盛爲老養衰老順時令也几杖所以安其身飲食所以養其體行猶賜也糜卽粥也嚴陵方氏曰授則特授之而已行則徧行之也几杖之禮爲重非庶人之老可並故唯於糜粥言行焉几杖以養其體糜粥以養其氣郊特牲曰飲養陽氣也食養陰氣也春饗孤子秋食耆老其義一也故此於秋言之然養陽非無食也特以飲爲主爾養陰非無飲也特以食爲主爾故此兼言飲焉

乃命司服具飭衣裳文繡有恒制有小大度有長短衣服有量必循其故冠帶有常

司服官名具飭條具而飭正之也上曰衣下曰裳衣繪而裳繡祭服之制也有恒有定制也小大小則玄冕之一章大則衮冕之九章也長短謂衣長而裳短也衣服謂朝服燕服及他服之當為寒備者也各有劑量必率循故法不得更為新異也冠與帶亦各有常制因造衣并作之

乃命有司申嚴百刑斬殺必當毋或枉橈枉橈不當反受其殃

刑罰之令前月已行此月又申戒之也枉橈皆屈曲之義謂不申正理而違法斷之以逆理故必反受殃禍也

嚴陵方氏曰孟秋既命嚴斷刑矣至此又命之故曰申嚴焉與堯典言申命同義且酉為陰中物既告成先王奉天故其所命止於是月也刑有五而曰百刑者據罪言之也傳曰罪多而刑五非謂是乎必曰百則據成數言之與百體百事同義斬者則必殺殺者不必斬斬殺必當慮其及於無辜也然刑之所加不止於斬殺所命止及於此者以大辟尤人所重故也枉則在工者不直橈則在下者不申使斬

殺不當則以或枉橈故也先王奉天如此而有司或枉橈焉是逆天也逆天則天災適當之也孟子言出乎爾者反乎爾者同義

是月也乃命宰祝循行犧牲視全具按芻豢瞻肥瘠察物色必比類量小大視長短皆中度五者備當上帝其饗

宰主牲者祝告神者全謂色不雜具謂體無損也養牛羊曰芻養犬豕曰豢得其養則肥失其養則瘠物色或騂或黝陽祀用騂牲陰祀用黝牲比類者比附

陰陽之類而用之也小大以體言長短以用言皆欲中法度也所視所案所瞻所察所量五者悉備而當於事上帝且歆饗之矣况羣神乎

嚴陵方氏曰宰以宰牲為事者祝以祝神為事者宰牲將以祝神也故循行犧牲必命宰祝持而行之而已以物至此形成而不變故也二官焉夫季夏之養犧牲𩀌援充人而芻之也至此全者純而不雜具者完而無傷若外祭毀事用尨非所謂全也鼷鼠食郊牛角非所謂具也芻豢所以阜蕃其牲春秋傳曰奉牲以告曰博碩肥腯其可以不視乎牧人曰陽祀用騂牲毛之陰祀用黝牲毛之則物色其可以不察而比類之乎物色者毛色之色比類者各比其陰陽之類也

天子乃難以達秋氣以犬嘗麻先薦寢廟

季春命國難以畢春氣此獨言天子難者此為除過時之陽暑陽者君象故諸侯以下不得難也暑氣退則秋之凉氣通達故云以達秋氣也

是月也可以築城郭建都邑穿竇窖脩囷倉

四者皆為斂藏之備穿地圓曰竇方曰窖

乃命有司趣民收斂務畜菜多積聚

孟秋已有收斂之命矣此又趣之以時不可緩故也

菜所以助穀之不足故蓄之為備多積聚者凡可為

歲備者無不貯儲也

乃勸種麥毋或失時其有失時行罪無疑

麥所以續舊穀之盡而及新穀之登尤利於民故特

勸種而罰其惰者

是月也日夜分雷始收聲蟄蟲坏戶殺氣浸盛陽氣日

衰水始涸

坏益其蟄穴之戶使通明處稍小至寒甚乃墐塞之

也水本氣之所為春夏氣至故長秋冬氣返故涸也

日夜分則同度量平權衡正鈞石角斗甬

此與仲春同嚴陵方氏曰鈞蓋三十斤之稱與仲春所謂鈞者異矣彼特言輕重之鈞而已彼以用言此以體言故也石蓋四鈞之稱以其尤重而内實故謂之石權衡皆以致平而已故曰平鈞石則歸於正矣故曰正然仲春所言不同者則又各有義焉

是月也易關市來商旅納貨賄以便民事四方來集遠鄉皆至則財不匱上無乏用百事乃遂

朱氏曰關者貨之所入市者貨之所聚易謂無重征

以致其難也易關市所以來商旅貨謂化之以為利賄謂有之以為利來商旅所以納貨賄也凡此皆以便民用也四方散而不一故言來集遠鄉邈而在外故言皆至此言貢賦職修也財所以待用財不匱則無乏用也用所以作事無乏用則事皆遂也

凡舉大事毋逆大數必順其時慎因其類

事大如土功徭役合諸侯舉兵衆之事皆不可悖陰陽之大數因猶依也如慶賞者乃發生之類刑罰者

乃肅殺之類必順時令而謹依其類以行之也

仲秋行春令則秋雨不降草木生榮國乃有恐

卯木之氣所應也卯中有房心心為大火故不雨且有火訛之驚恐也

行夏令則其國乃旱蟄蟲不藏五穀復生

午火之氣所傷也

行冬令則風災數起收雷先行草木蚤死

子水之氣所泄也收雷收聲之雷也先行先期而動

也嚴陵方氏曰春雨所以生物秋雨所以成物曰秋雨不降則雨非不降也特所降者非成物之雨爾以其如此故草木生榮而不枯死也國乃有恐則少陽之所動故也其國乃旱則陽亢故也蟄蟲不藏則陰欲執之而有所不勝故也五穀復生則盛陽作之故也風災數起則非以時動故也雷以陽中發聲陰中收聲收雷先行則戀於陽故也雷風不節故草木蚤死

季秋之月日在房昏虛中旦柳中

房在卯大火之次也

其日庚辛其帝少皥其神蓐收其蟲毛其音商律中無射其數九其味辛其臭腥其祀門祭先肝

無射戌律長四寸六千五百六十一分寸之六千五百二十四

鴻鴈來賓爵入大水為蛤鞠有黃華豺乃祭獸戮禽

此記戌月之候鴈以仲秋先至者為主季秋後至者為賓如先登者為主人從之以登者為客也爵為蛤飛物化為潛物也鞠色不一而專言黃者秋令在金金自有五色而黃為貴故鞠色以黃為正也祭獸者祭之於天戮禽者殺之以食也禽者鳥獸之總名鳥

不可曰獸獸亦可曰禽故鸚鵡不曰獸而猩猩通曰禽也嚴陵方氏曰桃華於仲春桐華於季春皆不言有獨於鞠言之者以萬物皆華於陽獨鞠華於陰而已故特言有桃華之紅桐華之白皆不言其色獨鞠言其色而曰黃者以華於陰中其色正應陰之盛故也

天子居總章右个乘戎路駕白駱載白旂衣白衣服白玉食麻與犬其器廉以深

總章右个西堂北偏也

是月也申嚴號令命百官貴賤無不務內以會天地之

藏無有宣出

務内謂專務收斂諸物於内會合也合天地閉藏之令也宣出則悖時令

乃命冢宰農事備收舉五穀之要藏帝籍之收於神倉祗敬必飭

農事備收百穀皆斂也要者租賦所入之數籍田所收歸之神倉將以供粢盛也祗謂謹其事敬謂一其心飭謂致其力也

嚴陵方氏曰仲秋言趣民收斂然猶未備也至此始言備收焉農事

備收然後五穀之要可舉也

是月也霜始降則百工休乃命有司曰寒氣總至民力不堪其皆入室

總至凝聚而至也嚴陵方氏曰陽氣散而成暑陰氣聚而成寒總者聚也故曰寒氣總至與仲春所言文雖小異其義一也以寒氣之至則民力或有所不堪勝故命之皆入室以禦之焉詩曰入此室處書言厥民隩謂是矣然寒氣者冬之時入室者冬之事此乃言之於季秋者亦先期而命之爾於夏言處臺榭至此言入室亦順陰陽之理也

上丁命樂正入學習吹

吹主樂聲而言

是月也大饗帝嘗犧牲告備于天子

仲夏大雩祈也此月大饗報也饗嘗皆用犧牲仲秋已視全具至此則告備而後用焉

合諸侯制百縣為來歳受朔日與諸侯所稅於民輕重之法貢職之數以遠近土地所宜為度以給郊廟之事無有所私

石梁王氏曰合諸侯制百縣注云合諸侯制絶句不

可從○劉氏曰合諸侯者總命諸侯之國也制猶敕也百縣諸侯所統之縣也天子總命諸侯各敕百縣為來歲受朔日與稅法貢數各以道路遠近土地所宜為度以給工之事而不可有私也言郊廟者舉其重也葢朔日與稅貢等事皆天子總命之諸侯而諸侯頒之百縣使奉行也舊說秦建亥此月為歲終故行此數事者得之或疑是時秦未并天下未有諸侯百縣此仍是古制愚按呂不韋相秦十餘年此時已

有必得天下之勢故大集羣儒損益先王之禮而作此書名曰春秋將欲為一代興王之典禮也故其間亦多有未見與禮經合者又按昭襄王之時封魏冄穰侯公子市宛侯悝鄧侯則分封諸侯行王者事久矣不韋作相時已滅東周君六國削甚秦已得天下大半故其立制欲如此也其後徙死始皇并天下李斯作相盡廢先王之制而吕氏春秋亦無用矣然其書也亦當時儒生學士有志者所為猶能彷彿古制

故記禮者有取焉

是月也天子乃教於田獵以習五戎班馬政

教於田獵謂因獵而教之以戰陳之事習用弓矢殳矛戈戟之五兵班布乘馬之政令其毛色之同異力之强弱各以類相從也嚴陵方氏曰教於田獵繼言以習五戎與車攻言因田獵而選車徒同意上言教下言習者我教之故彼習之也戎器必以五者則以兵法五人為伍故也田獵所以得利軍旅所以致死人之所欲莫甚於利所惡莫甚於死以所惡寓所欲而習焉亦先王之深意也大司馬秋獮教治兵其以是歟

命僕及七騶咸駕載旌旐授車以級整設于屏外司徒搢扑北面誓之

僕戎僕也天子馬有六種各一騶主之并總主六騶者為七騶也皆以馬車駕車又載析羽之旌龜蛇之旐既畢而授車於乘者以尊卑為等級各使正其行列向背而設于軍門之屏外於是司徒插扑于帶於陳前北面誓戒之此時六軍皆向南而陳也扑即夏楚二物也周禮戎僕中大夫二人嚴陵方氏曰設扑而搢之以其有事於教

無事於刑也誓則欲其不犯命焉必北面則以田主殺陰事故也

天子乃厲飾執弓挾矢以獵命主祠祭禽于四方

天子戎服而嚴厲其威武之飾親用弓矢以殺禽獸蓋奉祭祀之物當親殺也獵竟則命典祀之官取獵地所獲之獸祭於郊以報四方之神禽者獸之通名也

是月也草木黃落乃伐薪爲炭

備禦寒也

蟄蟲咸俯在内皆墐其户

俯垂頭也内穴之深處也墐塞也

乃趣獄刑毋留有罪

刑於罪相得即決之留而不決亦悖時令也嚴陵方氏曰仲秋命有司申嚴百刑而已至此又趣獄刑毋留有罪焉則以奉天威之方至於是亟決之也

收禄秩之不當供養之不宜者

收如漢法收印綬之收謂索之使還各依本等禄秩不當謂不應得而恩命濫賜之者也供養膳服之具

也貴賤各有宜用不宜謂侈僭踰制者此亦順秋令之嚴肅也山陰陸氏曰收禄秩之不當供養之不宜刑官之事也罷官之無事去器之無用事官之事也

是月也天子乃以犬嘗稻先薦寢廟季秋行夏令則其國大水

未中東井主之

冬藏殃敗

實窖之藏為水所侵

民多鼽嚏

未土之氣所應也鼽者氣窒於鼻嚏者聲發於口皆肺疾以夏火克金故病此也

行冬令則國多盜賊邊境不寧土地分裂

丑土之氣所應也裂坼也

行春令則煖風來至民氣解惰師興不居

辰土之氣所應也不居不得止息也嚴陵方氏曰水潦盛昌在於季夏故行夏令則其國大水大水故冬藏殃敗也金數窮而氣窒則為鼽氣行逆而發於聲則為嚏皆肺疾

也肺屬金而金生水反為水所勝故民受是疾焉取非其有謂之盜毀則謂之賊皆至陰之類也以國多盜賊故邊竟不寧也土地分裂則為嚴凝之氣所拆故也巽為風而春之氣為煖故行春令則煖風來至然孟夏行春令則曰暴風來格者彼以正陽之月而煖不足以言之故也此言至而彼言格者以其暴故興物相抵也氣煖則解緩寒則縮栗以煖風來至故民氣解惰也師興不居則以少陽作之而動故也

孟冬之月日在尾昏危中旦七星中

尾在寅析木之次也七星見季春

其日壬癸其帝顓頊其神玄冥其蟲介其音羽律中應鍾其數六其味鹹其臭朽其祀行祭先腎

顓頊黑精之君玄冥水官之臣少皥氏之子曰修曰熙相代為水官左傳云修及熙為玄冥是也介甲也介蟲龜為長水物也羽音屬水應鍾亥律長四寸二十七分寸之二十水成數六鹹朽皆水屬水受惡穢故有朽腐之氣也行者道路往來之處冬陰往而陽來故祀行也春夏秋皆祭先所勝冬當先心以中央祭心故但祭所屬又以冬主靜不尚克制故也○蔡邕獨斷曰行冬為太陰盛寒為水祀之於行在廟門

外之西軷壤厚二尺廣五尺輪四尺北面設主於軷

上

水始氷地始凍雉入大水為蜃虹藏不見

此記亥月之候蜃蛟屬此亦飛物化潛物也晉武庫中忽有雉雊張華曰此必蛇化為雉也開視雉側果有蛇蜕類書有言雉與蛇交而生子子必為蟂不皆然也然則雉之為蜃理或有之陰陽氣交而為虹此時陰陽極乎辨故虹伏虹非有質而曰藏亦言其氣

之下伏耳

天子居玄堂左个

北堂之西偏也

乘玄路駕鐵驪

鐵色之馬

載玄旂衣黑衣

黑深而玄淺如朱深而赤淺也

服玄玉食黍與彘其器閎以奄

閼者中寛奄者上窄

是月也以立冬先立冬三日太史謁之天子曰某日立冬盛德在水天子乃齊立冬之日天子親帥三公九卿大夫以迎冬於北郊還反賞死事恤孤寡

死事為國事而死也孤寡即死事者之妻子不言諸侯與夏同

是月也命太史釁龜筴占兆審卦吉凶

馮氏曰釁龜筴者殺牲取血而塗龜與蓍筴也古者

器成而釁以血所以攘卻不祥也占兆者玩龜書之繇文審卦者審易書之休咎皆所以豫明其理而待用也釁龜而占兆釁筴而審卦吉凶太史之職也嚴陵方氏曰龜以卜而有兆筴以筮而有卦兆有象故言占卦有數故曰審

是察阿黨則罪無有掩蔽

獄吏治獄寧無阿私必是正而省察之庶幾犯罪者不至掩蔽其曲直也

是月也天子始裘

周禮季秋獻功裘至此月乃衣之也

命有司曰天氣上騰地氣下降天地不通閉塞而成冬

不交則不通不通則閉塞嚴陵方氏曰天氣上騰地氣下降則天地辨而各正其位矣冬曰上天為是故也以各正其位故天地不通閉若門之閉塞若穴之塞以其不通故閉塞也然則時之所以為冬孰為此者亦天地之氣閉塞以成之耳

命百官謹葢藏命有司循行積聚無有不斂

申嚴仲秋積聚之令

坏城郭戒門閭脩鍵閉慎管籥

坏補其缺薄處也城郭欲其厚實故言坏門閭備禦非常故言戒鍵鎖須也閉鎖筒也管籥鎖匙也鍵閉或有破壞故云脩管籥不可妄開故云慎

固封疆備邊竟完要塞謹關梁塞徯徑

要塞邊城要害處也關境上門梁橋也徯徑野獸往來之路也山陰陸氏曰坏城郭而門閭不戒無益也脩鍵閉而管籥不慎無益也脩鍵閉而邊竟不備無益也完要塞謹關梁而徯徑不塞無益也

飭喪紀辨衣裳審棺槨之厚薄塋丘壟之大小高卑厚

薄之度貴賤之等級

飭喪紀者飭正喪事之紀律也即辨衣裳以下諸事是已上衣下裳以布之精麤為親疏故曰辨亦謂襲斂之衣數多寡也棺槨厚薄有貴賤之等塋有大小丘壟有高卑皆不可踰越厚薄之度主禮而言貴賤之等級主人而言故總曰審○朱氏曰喪者人之終冬者歲之終故於此時而飭喪紀焉馬氏曰夫喪者所自盡而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則衣裳棺槨丘壟孰不欲致美以為悅然窮人之欲而莫之節則富者僭於有餘貧者

憮於不足而將不安其性命之情故先王視貴賤之等級而制為禮數以紀之使孝子仁人各隨其分而不敢踰也然後得盡其心焉

是月也命工師效功陳祭器按度程毋或作為淫巧以蕩上心必功致為上物勒工名以考其誠功有不當必行其罪以窮其情

工師百工之長效呈也諸器皆成獨主祭器祭器尊也度法也程式也淫巧指諸器而言致讀為緻謂功力密緻也一讀如字亦通勒刻也刻名於器以考工

人之誠僞也行猶治也窮其情者究詰其詐僞之情也

是月也大飲烝

因烝祭而與羣臣大爲燕飲也舊說烝升也此乃饗禮升牲體於俎上謂之房烝未知是否

天子乃祈來年於天宗大割祠于公社及門閭臘先祖五祀勞農以休息之

天宗日月星辰也割祠割牲以祭也社以上公配祭

故云公社又祭及門閭之神也臘之言獵以田獵所獲之物而祭先祖及五祀之神故曰臘也又蔡邕云夏曰清祀殷曰嘉平周曰蜡秦曰臘然左傳言虞不臘是周亦名臘也勞農即周禮黨正屬民飲酒之禮也嚴陵方氏曰天尊而不親在致義以求之故曰祈公社門閭親而不尊在致味以祭之故曰大割先祖五祀衆而不一在自盡以饗之故曰臘蓋以獵得之肉而祭之然古者以月在丑為臘此乃行之建亥之月者異代之制耳祈來年則詩所謂以興嗣歲也此非歲終之時而曰祈來年者則以陽生於子得天時之正故謂建子之月為來年也五祀有門而大割祠又及門閭者蓋五祀之門雖大大夫士亦得而祭

之則知門閭固有大於此者矣夫農於三時之務亦已勞矣至此勞之使休息不亦宜乎

天子乃命將帥講武習射御角力以仲冬大閱也嚴陵方氏曰武言其道故講之使明射御言其事故習之使熟力則相抵而已故曰角

是月也乃命水虞漁師收水泉池澤之賦毋或敢侵削衆庶兆民以為天子取怨于下其有若此者行罪無赦

水虞澤虞也漁師漁人也見周禮水冬涸故以冬時收賦

孟冬行春令則凍閉不密地氣上泄民多流亡

寅木之氣所泄也

行夏令則國多暴風方冬不寒蟄蟲復出

巳火之氣所損也

行秋令則雪霜不時小兵時起土地侵削

申金之氣所淫也

嚴陵方氏曰孟春言東風解凍故此行春令則凍閉不密地氣上泄也然泄與騰異以其不密故漏泄而已未至於騰也民多流亡則以春主發散故也風固四時之所常有也而暴則陽之所作焉故行夏令則暴風若孟夏行春令則猋風來格者彼以行少陽之令故來格而已

此以行盛陽之令故又至於多也以盛陽之所作故方冬不寒也孟冬非隆冬故言方而已夫蟲以陰而蟄者也方冬不寒故蟄蟲復出雪霜不時則寒氣遲故也小兵時起則金氣勝故也土地侵削則揫斂之所致故也

仲冬之月日在斗昏東辟中旦軫中

斗在丑星紀之次也

其日壬癸其帝顓頊其神玄冥其蟲介其音羽律中黃鍾其數六其味鹹其臭朽其祀行祭先腎

黃鍾子律長九寸

氷益壯地始坼鶡旦不鳴虎始交

此記子月之候鶡旦夜鳴求旦之鳥也　嚴陵方氏曰前言水始氷至此又言氷益壯前言地始凍至此又言地始坼凍甚而土相坼夜鳴而求旦故謂之鶡旦夫夜鳴則陰類也然鳴而求旦則求陽而已故感微陽之生而不鳴則以得所求故也虎陰物而交則亦感陽之生故也

天子居玄堂太廟乘玄路駕鐵驪載玄旂衣黑衣服玄玉食黍與彘其器閎以奄

玄堂太廟北堂當太室也

飭死事

誓戒六軍之士以戰陳當厲必死之志也

命有司曰土事毋作愼毋發蓋毋發室屋及起大衆以

固而閉

順閉藏之令以安伏蟄之性也固堅也而猶其也周

禮仲冬教大閱此言毋起大衆是誠呂氏之書矣

地氣沮泄是謂發天地之房諸蟄則死民必疾疫又隨

以喪命之曰暢月

沮者壞散之義因破壞而宣泄故云沮泄也天地之閉固氣類猶房室之安藏人也若發散天地之所藏則諸蟄皆死是干犯陰陽之令疾疫必為民災喪禍隨之而見一說喪讀去聲謂民因避疾疫而逃亡也暢月未詳舊說暢充也言所以不可發泄者以此月萬物皆充實於内故也朱氏謂陽久屈而後伸故云暢月也未知孰是嚴陵方氏曰發蓋則物不得其藏發室屋則人不得其處起大衆則衆不得其靜凡此皆非農事之所宜故亦戒之所以固而閉也其害及物故諸蟄則死其害及人故民必

疾疫死喪隨之

是月也命奄尹申宮令審門閭謹房室必重閉省婦事毋得淫雖有貴戚近習毋有不禁

奄尹羣奄之長也以其精氣奄閉故名閹人宮令宮中之政令也重閉內外皆閉也減省婦人之事務順陰靜也淫謂女功之過巧者貴戚天子之族姻近習其嬖幸者

乃命大酋秫稻必齊麴糵必時湛熾必潔水泉必香陶

器必良火齊必得兼用六物大酋監之毋有差貸

大酋酒官之長也秫稻酒材也必齊多寡中度也必時制造及時也湛漬而滌之也熾蒸炊也必潔無所汚也必香無穢惡之氣必良無罅漏之失也必得適生熟之宜也物事也六物謂必齊以下六事差貸不中法式也馬氏曰六物欲其材之美時之適工之善也

天子命有司祈祀四海大川名源淵澤井泉

冬令方中水德至盛故為民祈而祀之也

是月也農有不收藏積聚者馬牛畜獸有放佚者取之不詰

取之不詰罪在不收斂也　嚴陵方氏曰孟冬既命百官謹蓋藏又命司徒循行積聚矣至於是月農猶有不收藏積聚馬牛畜獸猶有放佚者則是惰游之民而不聽令者也人或取其物而上不為之詰焉亦宜矣

山林藪澤有能取蔬食田獵禽獸者野虞教道之其有相侵奪者罪之不赦

罪之不赦惡其不相共利也

是月也日短至陰陽爭諸生蕩

短至短之極也陰陽之爭與夏至同諸生者萬物之生機也蕩者動也

君子齋戒處必掩身身欲寧去聲色禁耆欲安形性事欲靜以待陰陽之所定

此皆與夏至同而有謹之至者彼言止聲色而此言去彼言節耆欲而此言禁蓋仲夏之陰猶微而此時之陰猶盛陰微則盛陽未至於甚傷陰盛則微陽當

在於善保故也嚴陵方氏曰諸生諸言不一也諸生則萬物之生氣也方冬之時盛德在水而是月建子以陽作之萬物之生氣欲發焉故謂之蕩也掩蔽其身以處於內則以齊戒故也身欲寧者所以掩身欲其寧故也去聲色則不特止而已禁嗜欲則不特節而已見君子之齊戒有加而無已也外則養其形而無勞內則養其性而無悖欲安形性故事欲靜也凡此以微陽方生陰未退聽陰陽爭而未定故君子齊戒以待之與仲夏所言互相備也

芸始生荔挺出蚯蚓結麋角解水泉動此又言子月之候芸與荔挺皆香草結猶屈也解脫也水者天一之陽所生陽生而動言枯涸者漸滋發

也十二月惟子午之月皆再記其候者詳於陰陽之萌也嚴陵方氏曰凡物之氣感陰者腥感陽者香陽方長矣故芸始生荔挺出蚯蚓結者以感正陽之氣而後出故微陽雖生而猶結焉結言形之未解也

日短至則伐木取竹箭

陰盛則材成故伐而取之大曰竹小曰箭

是月也可以罷官之無事去器之無用者

官以權宜而設器以權宜而造皆暫焉之事此閉藏休息之時故可罷去

塗闕廷門閭築囹圄此以助天地之閉藏也仲冬行夏令則其國乃旱

火氣乘之應於來年 臨川吳氏曰闕謂門之中閒空闕處人所由以出入者也廷謂門之內外閒曠之地無室廬處也塗者蓋謂稍土以塡補其地之凹陷門謂各家寢廟之門閭謂二十五家巷口之門塗者蓋謂埏埴以窒塞其門之罅隙囹圄四面有垣墻壞者築之此皆閉塞掩藏之事也

氛霧冥冥

亦火氣所蒸

雷乃發聲

陰不能固陽也午火之氣所克也

行秋令則天時雨汁瓜瓠不成

雨雪雜下曰汁

國有大兵

酉金之氣所淫也

行春令則蝗蟲爲敗水泉咸竭

卯中大火之所主也

民多疥癘

卯木之氣所泄也嚴陵方氏曰氛霧皆早氣所使雷乃發聲盛陽薄之故也以雪雜水如物之有汁故謂之雨汁以行秋令嚴凝之氣未固故也瓜瓠不成則以柔脆為金氣所傷故也國有大兵則與小兵時起同義然氣有淺深故於孟冬言小仲冬言大焉蝗蟲為敗與孟夏言蝗蟲為災同義災者祥之對而以氣之兆言敗者成之對而以事之迹言夏為陽故言其氣冬為陰故言其事亦各以其類也水泉咸竭則以感發散之氣故也疥癘則虛陽作之故也

季冬之月日在婺女昏婁中旦氐中

女在子玄枵之次也

其日壬癸其帝顓頊其神玄冥其蟲介其音羽律中大

呂其數六其味鹹其臭朽其祀行祭先腎

大呂丑律長八寸二百四十三分寸之百四

鴈北鄉鵲始巢雉雊雞乳

此記丑月之候馬氏曰鴈北鄉則順陽而復也雉火畜也感於陽而後有聲雞木畜也麗於陽而後有形

天子居玄堂右个乘玄路駕鐵驪載玄旂衣黑衣服玄玉食黍與彘其器閎以奄

玄堂右个北堂東偏也

命有司大難旁磔出土牛以送寒氣

季春惟國家之難仲秋惟天子之難此則下及庶人又以陰氣極盛故云大難也旁磔謂四方之門皆披磔其牲以攘除陰氣不但如季春之九門磔攘而已舊說此月日經虛危司命二星在虛北司祿二星在司命北司危二星在司祿北司中二星在司危北此四司者鬼官之長又墳四星在危東南墳墓四司之氣能為厲鬼將來或為災厲故難磔以攘除之事或

然也出猶作也月建丑丑為牛土能制水故特作土牛以畢送寒氣也長樂陳氏曰土勝水牛善耕勝水故可以勝寒氣善耕故可以示農耕之早晚月令季冬之月大難旁磔然後出土牛則出土牛驅除之終事也既乃告民出五種命農計耦耕事則出土牛人農耕之始事也

征鳥厲疾

征鳥鷹隼之屬以其善擊故曰征厲疾者猛厲而迅疾也

乃畢山川之祀及帝之大臣天之神祇

帝之大臣謂五帝之佐句芒祝融之屬也孟冬言祈天宗此或司中司命風師雨師之屬歟

是月也命漁師始漁天子親往乃嘗魚先薦寢廟

獵而親殺為奉祭也則漁而親往亦為薦先歟金華應氏曰嘗者試而驗之也將薦於所尊故不敢輕也饗必先嘗膳必品嘗此致敬於君與親也大饗帝則嘗犧牲薦寢廟則嘗魚此致敬於天與親也秋祭曰嘗亦謂物已備成嘗而後祭以見其孝也

冰方盛水澤腹堅命取冰冰以入

冰之初凝惟水面而已至此則徹上下皆凝故云腹

堅腹猶内也藏冰正在此時故命取冰冰入則陰事之終也嚴陵方氏曰冰方盛則以重陰之氣極於此故也盛極而衰東風將解凍故於此言方盛焉冰以陽熈而柔以陰凝而堅曰腹堅則其堅達於内矣非特形於水面而已然前言水泉此言水澤者泉乃水之原澤乃水之潤命取冰則七月所謂二之日鑿冰冲冲是也夫萬物負陰而抱陽冲氣以為和陰盛閉塞而陽無所泄則氣戾不和為愆陽為伏陰然則鑿冰非特為備暑亦以達陽氣也

令告民出五種命農計耦耕事修耒耜具田器

冰入之後大寒將退令典農之官告民出其所藏五穀之種計度耦耕之事耦謂二人相偶也揉木為耒

斲木為耜今之耜以鐵為之田器鎡基之屬凡治田所用者也此皆豫備東作之事陽事之始也嚴陵方氏曰冰之入也為陰事之終種之出也為陽事之始以冰入之期而告民出五種終則有始也耦耕二人相耦而耕也語言長沮桀溺耦而耕是矣蓋先王所以聯屬其民使之出入相友守望相助故鄉則有比遂則有隣里則有伍學則有朋耕則有耦亦以是而已曰修曰具互相備也

命樂師大合吹而罷

鄭氏曰歲將終與族人大飲作樂於太寢以綴恩也

王居明堂禮季冬命國為酒以合三族○疏曰此用

禮樂於族人最盛後年季冬乃復如此作樂以一年

頓停故云罷

乃命四監收秩薪柴以共郊廟及百祀之薪燎

四監說見季夏秩常也謂有常數也大而可析者謂

之薪小而束者謂之柴薪燎炊爨及夜燎之用也

是月也日窮于次月窮于紀星回于天數將幾終歲且

更始

日窮于次者去年季冬次玄枵至此窮盡還次玄枵

也紀會也去年季冬月與日相會於玄枵至此窮盡還復會於玄枵也二十八宿隨天而行每日雖周天一匝而早晚不同至此月而復其故處與去年季冬早晚相似故云回于天也幾近也以去年季冬至今年季冬三百五十四日未滿三百六十五日不為正終故云幾於終也歲且更始者所謂終則有始也嚴陵方氏曰夫歲歲者數之所積而成也數之終乃所以為歲之始歲之始乃所以為數之終於數言終於歲言始亦互相備爾○山陰陸氏曰終言幾無終之詞也始言且無始之詞也

專而農民毋有所使

而汝也在上者當專壹汝農之事毋得徭役使之也天子乃與公卿大夫共飭國典論時令以待來歲之宜

朱子曰國典有常飭之以應來歲之變時令有序論之以防來歲之差歲既更始故事亦有異宜者

乃命太史次諸侯之列賦之犧牲以共皇天上帝社稷之饗

列謂大小之等差也

乃命同姓之邦共寢廟之芻豢

人本乎祖故祖廟之牲使同姓諸侯供之

命宰歷卿大夫至于庶民土田之數而賦犧牲以共山林名川之祀

歷者序次其多寡之數也

凡在天下九州之民者無不咸獻其力以共皇天上帝社稷寢廟山林名川之祀

禮有五經莫重於祭故也 臨川吳氏曰上文言天帝社稷之牲賦之諸侯寢廟

之牲賦之同姓之邦山林名川之牲賦之卿大夫至于庶民此言凡在則總上三者而言之蓋諸侯之列同姓之邦及卿大夫等所供亦皆出於民力故言所以供皇天上帝社稷寢廟山林名川之祀者是天下九州之民無不咸獻其力也

季冬行秋令則白露蚤降介蟲為妖四鄙入保

畏介蟲為兵之象也戌土之氣所應

行春令則胎夭多傷

胎未生者夭方生者

國多固疾

固謂久而不差辰土之氣所應

命之曰逆

以歲終而行歲始之令也

行夏令則水潦敗國時雪不降氷凍消釋

火奪水之令也未土之氣所應嚴陵方氏曰介蟲之性辨於物以斂藏之氣不厚故反爲妖也四鄙入保益畏兵之象以秋爲金故也疾謂之固則其疾久而不瘥故也夫冬者歲之終春者歲之始歲終而行歲始之令故命之曰逆水潦盛昌益夏之時然也故行夏令則水潦敗國冬者雪之時故謂之時雪時雪不降氷凍消釋則盛陽爍之故也○新定顧氏曰月令當取其體天行事之

大意先王亦有至日閉關之事謂如一歲之内因天時提撕事務一廵又且過得幾時到那時節又整一廵如春行慶賞刑以秋冬此是因天時整頓大綱若他時有緊切合即施行者亦豈一一待那時方行

禮記大全卷六